

异中求和

当代西方多元文化主义
政治思想研究

For Harmony through Difference:
Study on the Political Thoughts of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ism in the West

常士阆 主编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中国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异中求和

当代西方多元文化主义
政治思想研究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来胜

装帧设计:张新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异中求和:当代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研究/常士闾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

ISBN 978-7-01-007532-7

I. 异… II. 常… III. 政治思想史-研究-西方国家 IV. D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3305 号

异中求和:当代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研究

YI ZHONG QIU HE: DANGDAI XIFANG DUOYUANWENHUAZHUYI
ZHENGZHI SIXIANG YANJIU

常士闾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5.625

字数:375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7532-7 定价:33.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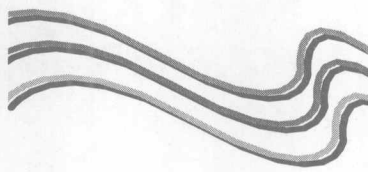
总 论 篇

第一章 西方政治思想的新变革	(3)
一、一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的困境	(3)
二、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	(12)
三、多元文化主义的含义及其政治思想派别	(23)
四、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的主题	(37)
第二章 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价值	(42)
一、正义	(42)
二、平等	(56)
三、差异	(64)
四、包容	(70)
第三章 多元文化主义的族群与国家关系思想	(84)
一、族群意识与族群身份	(84)
二、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	(95)

三、族群差异与政治一体	(106)
四、文化自治与国家主权	(115)
第四章 多元文化主义的政制建构思想	(133)
一、挑战与回应:文化多元与政治一体	(133)
二、“文化间民主”的困境与出路	(155)
三、文化歧异时代的宪政主义	(178)
第五章 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文化建设思想	(188)
一、多元文化中的少数民族语言和官方语言	(188)
二、多元文化中的民族教育与公共教育	(200)
三、多元文化中的宗教和宽容	(218)
思想流派篇	
第六章 社群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	(233)
一、查尔斯·泰勒的“承认的政治”思想	(235)
二、迈克尔·沃尔泽的复杂平等论	(252)
第七章 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	(268)
一、威尔·金里卡的自由多元文化主义思想	(270)
二、耶尔·塔米尔的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	(287)
三、威廉·盖尔斯敦的自由多元主义思想	(305)
四、雅各布·莱威的恐惧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想	(324)
第八章 激进的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	(335)
一、玛丽恩·杨的差异政治论	(337)

二、詹姆斯·塔利多元文化主义宪政思想	(348)
三、比丘·帕瑞克的交互关系的多元文化论	(358)
第九章 保守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	(372)
一、内森·格莱泽的保守的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 ...	(374)
二、阿尔文·施密德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反思	(398)
三、阿瑟·施莱辛格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反思	(411)
第十章 当代西方思想家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回应	(425)
一、钱德兰·库卡塔斯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	(425)
二、塞缪尔·亨廷顿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	(445)
结束语	(459)
一、异中求和:西方国家政治整合之路	(459)
二、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的理论贡献与 局限	(471)
三、和而不同:中国特色的民族政治建设之路	(478)
后 记	(493)

总论篇



第一章 西方政治思想的新变革

一、一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的困境

一元与多元,统一与差异,一直是人类社会,特别是政治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从生态和人种的角度分析,人类作为世界上无数物种中的一种,从他产生那一天开始就和他所处的环境形成了一种密切的联系。人们在与自然、与人的交往活动中,通过长期积累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生活习惯、思维模式、语言符号、文学艺术乃至在此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宗教和思想理论。简言之,也就是产生了各自不同的文化。由于人类集团的多样性,人所处的环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并且随着人类历史的不断向前发展,人的创造性和能力的挖掘,这种文化多样性将永久地延续下去。

人类由于不同的文化形成了不同种群和族群。人类的这种种群或族群并非“老死不相往来”,而是处在不同程度的交往与流动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往往又在一定的国家和城市中会合起来。早在古希腊城邦中就集中了不少“外邦人”。如在雅典,外邦人在手工业、商业、信贷活动中扮演了城邦生活不可缺少的角色。希腊化时代的亚历山大城是马其顿帝国时代多元文化的

样板。在这个城市中,1/3 的人是希腊人,1/3 是犹太人,1/3 是埃及人。在罗马帝国政治生活中,同样也星罗棋布地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文化群体,这些群体享有一定的自治或半自治权利。不过在当时的条件下,帝国内的少数民族群体的生活主要限制在私人生活领域,公共领域依然由罗马人掌握着统治权力。

人类社会一方面表现为多元性,另一方面表现为一体性。特别在政治社会条件下,人类社会中的不同集团、族群与组织各以自己的利益与文化要求而存在;国家作为公共权力机关,对社会进行着全面的统治与管理,以使这些不同利益与文化要求的群体共同生活在一个基本的政治与社会秩序下。政治社会的多元性和一体性构成了政治生活的两极,它们可以相得益彰,也可以走向矛盾与冲突。有时多元战胜了一元,差异取代了统一,从而使社会失去了权威力量和规范的支配,社会陷于无尽的冲突之中;有时一元战胜了多元,统一战胜了差异,社会的一切都削足适履地纳入到一个预设的框架下,匍匐在一个权威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多元群体自身所具有的特质被磨蚀掉,生机勃勃的社会变成了单一的社会,批判性的思维变成了“单向度”的思维。政治社会中的两极对立总体上并不是人类社会所希望的,从整个政治发展的历史过程看,统治阶级国家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有时采取中间路线,将多元的力量,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体置于私人文化领域中,在统一的框架内容纳着多元,或者是通过柔性方式对待多元,使多元在和风细雨中失去个性。罗马帝国时代对不同民族的政策,中世纪神权笼罩下的西欧社会对异族的统治无不体现出这一整合方略。

这种一元文化主义的整合方略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了新的生存土壤。尽管说,商品经济本性上要求社会的多元化,但它又是一元的。在这方面,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其一,近代国家主权的出现推进了民族语言和民族国家法制

建设,同时也使多数民族或统治民族的语言与规范获得了统治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地方和文化群体通过不断的斗争,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文化承认。但这种承认主要限于私人生活领域,而在公共领域,政治的主要目的“则是把所有的公民纳入到同质民族”^①之中;其二,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实现了从王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王权式微或旁落,人民成为国家主权的拥有者。正如近代契约论所主张的,国家是人们“契约”的产物,因而也是“人民”的、“全体公民”的产物。这里的“人民”或“全体公民”实质上首先是“民族”。在这样一个国家中,个人从等级的或亚群体中解放出来,同等地存在于国家之中,成为公民;同时由契约产生出来的“共识”超越于文化差异之上,作为一种“公共意志”支配着任何的“群体意志”或个别意志。因此,由个人之间的契约产生出来的“共识”在实现人民至上的同时,也把人民在文化上的同质性上升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上,使其成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基础。显然,这种国家从文化意义上认识,属于一元文化主义的国家。处在这种文化中的异者的文化要不沦为一种被同化的、被边缘化的文化,要不被置于私人领域中去;由此而产生出来的宪政,否定了人的身份差别,削足适履地将所有社会成员千篇一律地变成了拥有同等权利与义务的公民。对此,詹姆斯·塔利(James Tully)指出:古宪法是拼凑而成的,而“现代宪法不过是一致的帝国”^②。其三,近代以来的民族与国家之间建立了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一方面,国家通过民族而将其境内的成员组织和联结起来,并形成一个人人都认同的体系,以保证国家的安全;另一方面,

^① [以]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② [加]詹姆斯·塔利:《陌生的多样性》,黄俊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统治民族通过国家的立法和行政系统将自己的文化和意识变成统治性的意识和文化,并通过官僚队伍将这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灌输到社会生活中去。这样,以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主体成员支撑的官僚体系与经过同质性过程而建立起来的民主体制构成了一个相互支持的体系,从而使近代以来的国家奠基在了同一文化体系之上。

然而,近代以来国家同质化的进程,也是差异扩展的过程。从思想文化领域看,近代国家以理性的权威取代了神权的统治,但这种理性的权威在否定神学权威的同时,也把权威作为批判的对象。理性要超越现实把握现象世界背后的规律,它促进了现代化的发展和各种现代思想文化观点上的更新。但它又有力地打破了现代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从而为各种不同文化的兴起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西方国家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一波又一波的现代主义文化跃进与解放,缩短了不少正统学说与文化价值观念的寿命。尤其进入后工业以来产生的后现代主义对“元叙述”的揭露和批判,从而使“差异”、“多元”和“局部叙述”获得了解放。百年的现代主义大潮从各个点上冲击了一元文化的统治,从而为多元文化的兴起扫平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在社会实践领域,现代国家在全球的竞争环境中,把争强作为国策,把分工作为梯次。落实这一国策与组织体系需要一系列目标和规范,这就意味着国家通过市场这一无形的手将社会成员置于同一的目标和规则下。同时又把那些弱者置于次要的、从属的、边缘的甚至是被淘汰的地位上。但争强的过程又是不同利益群体发展与奋起的过程。现代国家女权运动的发展有力地冲击着男性主宰社会的历史。它也向世人表明,处在边缘或弱者地位上的群体只要团结起来坚持斗争,是完全能够获得自己的权利和地位的。这对西方国家处于边缘地位的诸多群体无疑是一个巨大鼓舞。在这一过程中,全球化推波助澜,使西方社会内部的多元化倾向得到

进一步加强。“逆向殖民潮”^①的发展使西方国家内部少数民族争取承认的斗争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些变化有力地冲击了西方国家试图通过民族同质性来保证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观念。

“二战”以后,世界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的殖民主义体系解体,诸多原来受西方殖民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国家纷纷建立了自己独立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后,全球化进程加快,网络技术得到广泛运用,西欧与北美国家先后进入后工业国家行列。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和变革,90年代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在更加宽阔的领域展开,并由此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人口大流动。在这种世界范围内的人员流动过程中,由于西方国家无论在物质、技术和文化生活方面发展所处的领先地位,吸引了更多的移民和淘金者。当代一些统计资料表明:20世纪80年代就有将近1000万移民到了美国。1990年外国人占到美国人口的8.5%。在加拿大除英裔加拿大人、法裔加拿大人外,加拿大土著民族至少有20多个,移民民族集团有70多个,加起来有100多个。英国是欧洲最为开放的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到英国避难的人数急剧增加。据英国官方出版的《2004年英国年鉴》统计,目前英国少数族裔人口数量已经占总人口的9%强,达460多万,其中黑人移民有114万,印度裔达到105万,巴基斯坦裔74万,孟加拉裔28万,华裔24万,阿拉伯裔8万。^②在西欧大陆,1980—1992年间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就有1500多万。除一部分移民回国或迁往他地外,现今仍滞留西欧的移民占到一些国家人口的相当的比例。据统计,1990年,外国人占法

^① “逆向殖民”,指的是原殖民地国家进入原宗主国的移民。见《“逆向殖民潮”冲击欧洲》,《环球时报》2006年6月13日,第7版。

^② 参见郭林:《英国多种族社会面临危机》,《环球时报》2005年7月29日,第19版。

国总人口的6.4%,占德国的8.2%。

源源不断的移民的到来不仅构成了这些国家一支庞大的人力资源,而且也极大地削弱了国家公民与民族成员之间的同一性,这不能不使这些国家内部不同民族和多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取代了原来的阶级矛盾,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

从国家角度说,西方国家为了保障他们在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而不至于落入“甘居人下”的地位,他们往往以捍卫所谓的“国家利益”为目的,在世界上展开“民族”的竞争。为了保障这种“竞争”的胜利,他们需要从外部吸收更多的人员补充国内劳动力和人才的不足,并且通过这些廉价的劳动力给自己创造更大的财富。国际移民组织在关于全球移民状况的报告中指出:“通常所说的移民引起的许多令人担心的问题(如导致接收国就业机会减少、工资降低、社会保障费用提高等)要么被夸大要么没有根据。”研究表明,移民在1999年至2000年间通过纳税给英国带来了40多亿美元的收益,而他们自己却得不到各种补贴。在美国,1997年为美国带来80亿美元的收益。^①然而,随着来自世界不同民族成员移民在这些国家的会聚,大大加强了早先介入到这一国家的移民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力量,甚至原来处于劣势的少数民族由于本民族成员的不断增多,自己民族成员的不断入伍而力量大增。由此说明,当代西方国家民族力量对比的变化日益向这些国家的多数民族提出了挑战。亨廷顿在分析美国近年来移民状况时无感慨地说:“在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移民的大多数人共说一种非英语语言的现象。现在,说西班牙语的人占移民绝大多数,何况他们原先的祖国又彼此相邻;他们绝对人数多;移民浪潮看来不会

^① 参见《国际移民组织称:接受移民收益大于付出》,《参考消息》2005年6月23日,第6版。

终止,也不会锐降;他们到美国后的人口分布集中;他们原祖国的政府鼓励他们对美国社会和政界施加影响;许多美国精英人士支持他们,鼓吹多元论、多样性、双语教育和照顾他们的赞助性行动;美国商界为了牟利而刻意迎合拉美裔人的口味,并在生意中和广告中使用西班牙语,雇用拉美裔员工;人们施加压力要求在政府标志、公文、报告和办公场所使用与英语并行的西班牙语。”^①亨廷顿所说的状况不仅见于美国,几乎在当代移民国家和西欧国家中到处可见。由于操着不同语言和具有不同生活习惯的移民群体数量增加,而各移民群体因各自相同的生活习惯和历史记忆往往使他们较为容易地集中到一起,他们构成了一种力量群体,对所在国家的政策和法律构成了重要影响。

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国家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机关,是统一和整体力量的象征。在实现其政治统治和对社会的宏观管理过程中,统治阶级建立了一定的基本价值,并依此分配社会利益。而不同族群亦各有自己的利益和各自的文化价值。如,国家为了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将少数民族地区的矿藏作为开发项目委托给私人公司。而少数民族地区则主张保护他们的生存环境;国家可以给本国国民提供各种优厚的福利待遇,而外来的移民则不能分享这种利益。国家和少数民族族体之间因各自不同的利益和价值取向而处在矛盾之中。

从多数民族与外来移民族体之间的关系上看。当代西欧和北美国家中的本地居民,由于自己国家在世界经济和科技体系中的核心位置,他们不仅享受到了现代化带来的果实,而且在教育、技术、管理以及国家的重要部门上处于优势地位。而那些劳动条件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恶劣、收入低下、非技术性的工作岗位留给了外来移民。在社会经济状况比较稳定的条件下,多数民族和这些移民群体之间尚能相安无事。如在西欧国家中,为了经济发展而需要劳动力时,“外籍工人”受到这些国家的欢迎。但一旦经济萧条,失业率上升,拥有本国国籍的失业者就会把对社会的怒气发泄到“外籍工人”身上,从而使本土公民与外籍人之间的关系走向紧张,甚至恶化,族群冲突随之而起。

在心理上,多数民族和少数人族群或移民团体之间存在着心理上的隔阂。多数人的民族往往是统治性民族,在社会中居统治地位。在过去的历史中,他们曾经依靠国家实力从非洲掠夺来奴隶为其服务,依靠对外征服而使诸多的国家成为他们的“边陲”或“半边陲”地区,那里的居民成为他们所役使的对象。这种历史的记忆深深扎根在他们的脑海中。殖民体系解体后,这些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依然没有动摇,而是成为外来移民向往的地方。这种状况不能不使那些本土的统治民族成员怀有一种优越感,而对少数人族群和移民群体带有一种鄙视感。尽管《联合国人权宣言》和当代各国所制定的法律中都有明确反对种族歧视的规定,但种族优越的意识依然在当代西方国家中占有市场。加之,多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民族传统、民族心理习惯,不能不使他们和少数人族群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隔阂,而外来的移民群体,尤其是战后来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国家的移民群体多数为发展中国家中的成员。他们不仅在文化上与统治民族之间存在着差别,而且自身也存在着自卑感。由于利益分配和资源占有上的不平等和差距,他们憎恨或仇视多数民族,而后者的成员由于自己的独尊地位,对外来移民要不采取鄙视的态度,要不怀有强烈的民族排外情绪。西方国家为了保障本国利益的实现和政治上的稳定,往往采取文化同化主义政策,以图改变这些外来的少数

人族群的文化心理。但是,“外来移民来得太多太快,同化得却太慢”^①。这样,多数民族和少数人族群之间的矛盾也就潜伏下来,一旦条件具备,这些矛盾也就演变成不同族群或主流民族与边缘民族之间的冲突。

就不同移民群体之间而言,他们可能由于共同的利益和目标而聚集到了西方发达国家,共同的经历使他们可能建立某种联盟。然而这些不同族群,由于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为求生存而进入市场时,又彼此展开竞争,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在西方移民国家内部,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多数民族和土著民族的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这些今天在西方国家构成优势地位的多数民族走在了前列。他们代表着国家的整体利益。并且为了继续维持他们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他们不断地运用他们所控制的国家力量开辟新的资金、原料和能源市场。而土著民族^②所生活的区域还有很多资源尚未开发或利用,这就为这些多数民族留下了可利用的空间,也推动了这些民族向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流动。由于主流民族居民具有较好的文化、技术上和资金上的优厚的条件,因而使其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占有优势,并在收益上高于土著民族。不仅如此,市场竞争、商品开发、技术与资源利用、文化传播,给土著民族的生活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他们的资源受到破坏,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受到了侵袭。而土著民族由于长期处在相对落后或绝对落后状态下,很难跻身于竞争行列。他们想开发本地区资源而实现致富,但受到了国家

^① 《“逆向殖民潮”冲击欧洲》,《环球时报》2006年6月13日,第7版。

^② 这里所说的土著民族主要是那些西方殖民者到来前,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了相当历史时期的民族。如生活在美国、加拿大的印地安民族,生活在新西兰的毛利人等。